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金台全傳 第五十三回 紫陽莊妖狐弄術 貝州城楊豹受刑

講到王則在紫陽莊被聖姑姑母女二人妖言迷惑，正在堂前同左驍說話，張鸞從外進來，「無量壽佛！貧僧不知真主在此，接駕來遲，伏乞主公恩赦。」王則道：「你這道人面善得極啊。」答道：「貧道張鸞，道號松雲，今歲端陽日曾遇主公。目下主公要奪本朝天下，有何難事，貧道丹心相助便了。」王則道：「嚇，原來張鸞就是松雲，松雲就是張鸞。賜你平身。」松雲道：「萬歲！萬歲！萬歲！」便立在西邊，左驍立在東邊，早有小狐狸變了使者，獻過香茗，然後排宴。這些酒乃是聖姑姑作法，有五鬼搬運來的。王則面南背北而坐，左驍、張鸞兩邊陪宴。飲酒之間，王則動問左驍的話，一個冒稱陳搏老祖的徒弟，一個混稱鬼谷仙師的門人，盡皆法力無窮，同來幫助主公，共成大事。王則又問：「應在何時起首？」二人回稱：「應在八月中秋，黃道大吉之日舉動無妨。」王則聽說，笑道：「全仗二位卿家幫助。」左驍、張鸞領旨。再說聖姑姑作法畫符，召了許多鬼怪妖精，多是魚蛇龜鱉、豬犬蟲蛤、蜈蚣蝦蟹精等類，有百餘個，多來伺候。老妖狐狸雌的扮作婦女丫環，雄的扮作僕從賓相，居然肩披紅綢，堂前結彩，掛燈簇綻的，絨氈地上鋪著，紅燭輝煌，清奇笙歌。那酒肆之中真倒運，不見了好幾桌菜蔬，多被五鬼一齊搬去，形跡全無。其日正是七月初七，穿針乞巧之日。日落西山，月明照頂，好天氣也。老怪呼僮伺候帝主，香湯沐浴，更換衣裳，看黃昏戌時成婚。賓相吟詩唱禮拜堂，王則、永兒交拜完畢，一雙紅燈引進新郎。列位，若講王則是個天子，此時永兒該行君臣之禮，怎麼就是這等夫妻交拜呢？一則來未曾舉動，二則來王則奪天下全仗母女雙雙出力，方能大事可成，做天帝要靠妻子的。所以不行君臣之禮，竟是夫妻交拜，送入洞房。原要合巹，交杯，坐牀，殺帳，與這些大概成親的規矩一些不錯。一怪一人，共枕同牀，倒鳳顛鸞，無限歡樂，翻翻覆覆，甚是多情。不說永兒、王則成親，先把那外面閒文交清。那左驍、張鸞一同吃酒，直飲到三更月西，左驍道：「松雲長老請睡罷。」張鸞道：「李法師且再吃幾杯。」左驍道：「使不得，我與你多要幫扶真主，共成大事的。不可貪杯，恐防酒誤。」張鸞聽說稱「是」，即便停杯吃飯。丟開了左驍、張鸞的說話，且講聖姑姑把些剩酒殘肴散與五鬼雜怪吃了，不許回去，留在這裡聽用差遣。王則、永兒十分恩愛，同行同坐，同吃同眠，歡樂無窮，那裡還記得回去麼！光陰迅速，他娘在家中眼望欲穿。初七早晨，出門到衙門中去，如今忽又中元節了，為甚還不轉家？未曉耽擱何方。但我兒素不貪色，必非為色牽住身體。莫不是朋友人家留住了嚇？是了，必定官府有什麼差使打發他外邊去了嚇。且住，若有差使，應該來與做娘說明，為什麼行李路銀一些不帶？決不為此，必然另有緣故。忽然楊豹走來問道：「啊，伯母，到底大哥什麼意思？初七清晨到縣前之後，絕腳不來，真正可笑。算來已有廿多天了。本官連日傳喚，今日當堂出了風火簽，必要鎖捉大哥回話。我是奉公差遣，不敢遲延。」王母道：「啊嚇，姪兒，老身只為孩兒初七出門，至今沒有回來，日日倚門而望，望得老身眼多花了。」楊豹道：「嚇嚇嚇，大哥初七出門，至今沒有回來？」王母道：「正是。」楊豹道：「啊嚇，這又奇了。那裡去了呢？」答道：「不知去向呀。故而我日夜心焦，丟不下去。千思萬想，總想不出。」楊豹道：「那日大哥出門的時節，可有什麼話講？」答道：「只說伺候官府，並沒有一句別的話口。」楊豹道：「好奇怪，那裡去了呢？那日大哥倏忽之間不見，好叫我難猜難度。」王母道：「姪兒，老身倒要勞你各處地方尋找，若見了我兒，須叫他速速歸家。」楊豹道：「是，曉得。我若找不著大哥，大哥先到家裡，叫他就到衙門。」王母道：「這個然也。」楊豹心中滿腹疑團，不見王則，好生希奇。又到金家來問，也說初七之後不曾來過。只道事多忙亂，直到馬熊說起，方知底細。

講到楊豹那時初到時節，全虧王則提拔起來的。他的年紀大如王則，只因衙門中大眾叫王頭兒王大哥，楊豹叫不得別的，只得隨眾也叫王大哥。如今他急得一張藍面起出紅班來了，顏色像紫檀一般，頓足捶胸，非常著惱。歎道：「啊呀，大哥啊，我與你朝朝見面，天天相會，有事同商，有話共談，宛然同胞手足，從無口角。為什麼忽然不見了呢？大哥啊，若是你要到那裡去，也須告假稟官，今朝不出簽了。伯母也須說明，省得望眼欲穿。怎麼一人多不曉得？廿多天並無消息，如今叫我何方去找？怎能去答本官？公事未完，誰能接辦？」那時，楊豹各處找尋王則，又是幾天，並無蹤跡。衙門前眾朋友那一個不稱奇怪。有的說：「敢是迷戀煙花。」就到婊子家一處處查問。多說：「不到。」有的說：「莫非吃酒醉了，失足落河身死？」就到有水的所在，一處處打撈，也是沒有。叫聲啊的評論，到底不知怎樣了。等至八月初上，仍無消息。本官那日傳楊豹進去。楊豹真正沒奈何，硬著頭皮去見知州：「老爺在上，小人楊豹叩頭。」官道：「該死的狗才，本州差你鎖拿王則，怎麼一連幾日，非但沒有王則，而且連你自己多不見了？不知你們在著外邊弄什麼鬼嚇？」楊豹道：「老爺，那日吩咐小的，小的就到王則家裡問他的母親，他的母親說，七月初七日早上出門，至今沒有回家。小人各處當心查訪，不知他存留在那方。如今全無信息。伏乞老爺寬限幾天，待小人再去訪查。」官道：「哇，胡說！你與王則是同班伙計，尚且找他不著，怎樣去捉賊捕盜？」吩咐扯下去打。楊豹道：「嚇，求老爺開恩啊。」官道：「大板子著實打！」衙役答應一聲，就把楊豹拖翻在地，打一記，喝一記，喝喝麼麼，四十板打完：「啟爺，打完。」官道：「放起。啊，楊豹。」楊豹應聲：「有。」官道：「本州限你鎖拿王則見我，若違此限，先把你這狗才活活處死。」楊豹道：「求老爺多限一天。」官道：「就是兩天。」楊豹道：「謝老爺。」少說知州退堂，再談楊豹氣昂昂將身走出衙門，伙計紛紛問短問長，楊豹就將前事說明。大家鬧嚷嚷盡說：「為官凶狠，真正如虎如狼，到任不多三個月，貪酒貪色又貪賊。」有幾個老年的接口說道：「你們多說前官不好，如今還是前官好呢本官好？」答道：「咳，如今看起來，還是前官好得多。」老年的道：「如何？可記得常言俗語說道：『來的官兒不如去的好。』」一個道：「是啊，一些也不差。講到王則呢，原是他自家不好。但是與楊豹何干？怎麼就把他打，打得無名得緊。這個衙役如今做不得的了。」又一個道：「毬娘，我是明日就要退名去做生意哉。」一個道：「做啥生意？」答道：「開門樓。」一個道：「好啊，直頭做烏龜，我來燒水。」閒話丟開，單言楊豹留心各處，尋找王則。一日兩朝，本官傳喚又打四十下。虧他是個英雄，並無怨言。又限兩天，仍舊不見。再是四十。

丟開楊豹，原說王則成親了一月，正是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。那日，聖姑姑叫聲：「賢婿，你與我女兒成親今已滿月，不可太樂歡娛，荒了正經大事。況且你的母親望你不回，十分悲苦。本官拿你不到，連累朋友受打。須當歸去，將母親安頓好了，再將衙門未完之事料理料理，莫使朋友們嗟怨。然後我與女兒助你成功便了。」王則道：「稟岳母，前日張鸞許我八月中秋舉動。但想今日已是初八，只得六七天日子，一事無成，如何舉動得來呢？」聖姑姑道：「你也不必多管，有我在。」永兒叫道：「官人阿，我想婆婆是個女流之輩，乏人照管，把他安頓那裡才好？不如送他到此，婆婆就不吃驚了。」聖姑姑說：「極好。」王則聞說，就將原衣更換，辭別聖姑姑，就叫張鸞送到城中。若講紫陽莊到城，原有五十里路，只得一個時辰，就到了。是張鸞作法之故也。張鸞送到城門口，等王則進了城，然後回歸舊處，此言少表。

且說王則進城，先到家中見母。娘兒子回，心中大悅。問他：「耽擱在那家？一月不歸，本官拿捉緊急如星，楊豹為你受苦四十板一次，打了五次了。我那兒啊，你害人受累，好不該應。」王則道：「這個狗官，什麼大不了的，把我的朋友這等凌辱！少不得孩兒與他算帳。」王母道：「啊，兒啊，他是官，你是役，算什麼帳來嚇。」王則道：「啊，母親，孩兒如今要做天帝了，怎麼不要與他算帳？」王母道：「呀！不知那裡去了幾時，說話多癡了。這些言語斷然不可說與外人知道，萬一本官聽得，一場大禍，非但娘兒損命，須防九族全除呢。」王則道：「啊，母親不可害怕，聽孩兒告稟。」那時王則把前文一一告母。娘聽子說，滿身發抖，登時手足如冰，就把大門閉上，恐人知道。回身叫道：「孩兒，我想你一向為人正經，為甚如今變了？胡思亂想，憑他說得天花亂墜，只當得化道之言，切不可聽的。」王則道：「母親，這些說話，多是的確確的，並非化外言語。況且媳婦曾遇仙家，傳授許多法術，好不有興。喚得動雨，呼得動風，能算陰陽，撒豆成兵，移山換海，神通廣大。聖姑姑說，孩兒有金龍星照命，那門前水窟中暗藏金龍，應該身登王位，奪取江山在手掌之中。句句真言，並非說謊。」王母道：「兒啊，果有此事麼？」王

則道：「果有此事。」王母道：「這也謝天謝地。」王則道：「孩兒舉動起來，總有一翻刀兵廝殺，尤恐母親驚唬不起，欲將母親先送到紫陽莊岳母那邊安頓，方好興兵成事。不知母親意下如何？」王母道：「這也使得。天色尚早，你到衙門前走走，安了楊豹之心。」王則道：「曉得。待我就去。」王母道：「這句說話藏在心裡，切不可多言，須防畫虎不成，此禍非小。」王則道：「孩兒知道。」

王則一到縣前，朋友們多說：「好了，好了，王大哥來了，王頭兒來了。不知耽擱那裡？連累我們大家掛念。」王則道：「列位有所不知，只因奉旨拿捉金台，文書已到，特奉本官面諭，通班出捉。」多道：「哈哈，這是王大哥的好友，所以我們陽奉陰違，並不放在心上的。」王則道：「噯，什麼好友，什麼好友！他以力為強，打死了人，該當抵命的。結交了無數江洋大盜，在他方成群結黨，竟公然動牢逃走，怎麼不一身做事一身當？這個人留在世上，那罪逆總在我的身上呢。」多道：「依大哥的主裁便怎麼樣？」王則道：「列位，我細細想，除了金台，國也無妨，官也無妨。因此上一人獨往他鄉，把這些狼巢虎穴細加查訪。」多道：「可有消息否？」王則道：「我王則若不當心也罷，只要我當一當心，憑他海底花針，千方百計撈他起來。豈但金台這個人呢！」多道：「嚇嚇嚇，敢是有著實了麼？」王則道：「著實是有著實，只因急切之間拿他不動，又恐本官不知其故，只道我王則有什麼歹意，所以回來商量一個巧計，悄然去捉。」眾人聽說，哈哈笑道：「王大哥果然能乾。」正說之間，楊豹、馬榮多到了。那王則也是花言巧語說了一遭。二人聽說，便道：「差了，你與金台有什麼大怨仇？大眾容他，偏你上緊？只道你是個好人，原來是個梟反之徒，不入流的。」那時，王則明知二人聽信其言見怪了，便一隻手拽了楊豹，一隻手拽了馬榮，同到一個清靜的酒樓吃酒細談。二人方知情由。馬榮說：「既是聖姑姑說你有帝王之分，不必做此衙役，早些打點招兵買馬便了。」楊豹說：「我前日聽得閒人傳說，鎮江地方有個江員外，立下英雄榜，招敘天下英雄，在金山結義。弟兄想，金山朋友必肯齊心扶助的。吾楊豹雖是無能之輩，也情願幫扶王大哥。」王則道：「二位賢弟，但是我的母親以及金台的母親家口，須要預先安頓。煩勞二位明日絕早，如此如此，這等這等，送到紫陽莊聖姑姑那邊存頓。不知二位意下如何？」馬榮聽說，便道：「我不認得紫陽莊的。」楊豹說：「我認得的。俺送去便了。但是本官必要將你鎖捉到堂，如何呢？你不曾來時，將我四十板一次，打了五次。」王則謀王細情，下回再表。